

一场教学“创新”引发的讨论

■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上个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脑神经学系教授南希·坎韦施给她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脑学习课。她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大脑的各功能区,竟在课堂上霸气地剪去头发,并让助手在其光头上勾勒出大脑的结构进行教学,其“身教大于言传”的举动一经传到网络,立刻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无独有偶,近日国内一所大学的副教授也采用了标新立异的方式,让学生们体会“创新”。5月11日,武汉理工大学一场名为“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的选修课即将结束时,授课教师、该校计算机科技学院的副教授张能立走到教室前门,趴在地上,然后说:“同学们,请从我身上跨过去吧。”

这一举动引起同学们一片掌声。尽管有些学生选择从后门“溜走”,但大部分学生还是在张能立的鼓励下选择跨过了其身体走出教室。

此举动被学生拍下并上传至网络,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支持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支持者认为其特立独行,然而质疑者则认为张能立的举动作为教师有些欠妥。

两位教师大胆的行为是行为艺术还是教学创新?

“师扑生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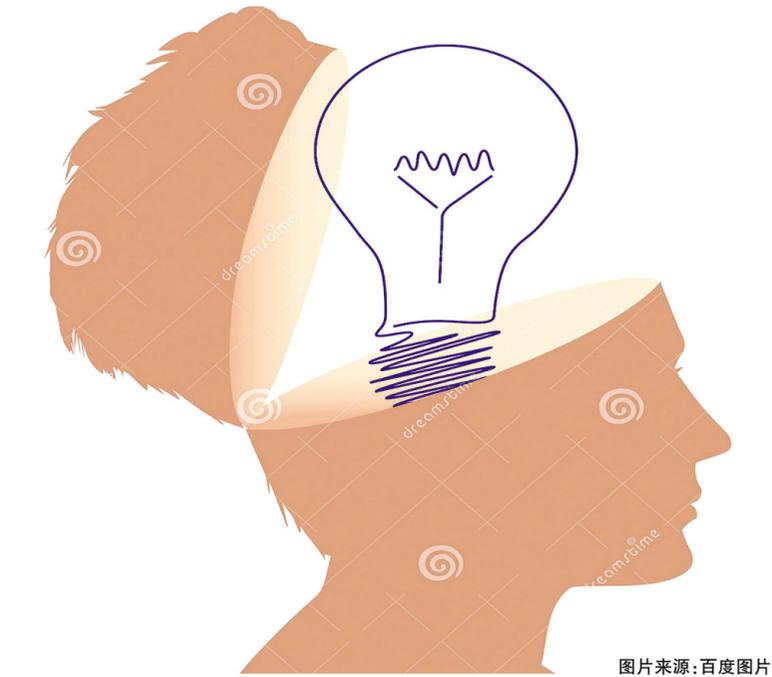
现在,张能立的行为在网上已经有了新的代名词——“师扑生跨”,即老师扑倒在门口,学生跨过去。

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张能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是我精心构思的行动,就是要给学生一次不一样的学习。”于是,他决定在课程结尾趴地教学,为教育“献身”。

在当时的课堂上,张能立也播放了南希·坎韦施上课时剃光头做演示的视频。“我个人很佩服她,头发对于女性是美的象征,她为了教育勇敢地剃光头。”张能立解释道,“中国有句成语叫‘舍生取义’,‘义’的本意是友情。如果我们把‘义’的含义改为真理,那么老师要作出牺牲换真理。”

捷克知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曾经说过,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对此观点,张能立表示赞同:“我比较欣赏国外的教育。我国的传统教育中讲究的是尊师重教,尊师师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尊师重教应该建立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然而我国目前的尊师重教更多地体现了专制思维。现在我的行为让更多人思考,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然而,出乎张能立意料的是,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媒体的采访和网民的热烈讨论。“现在,我在科学网的博客里有很多人留言,有人赞同,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要做这件事,就会承担这个后果。”张能立回答得很坚定,面对质疑,张能立依然不忘自己的初衷。他告诉记者,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他都要求支持或者反对者提出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主要是教师给学生灌输观念,而学生自己却很少思考。所以,在博客的回复中,我也反复对我留言的人强调逻辑和事实。我认为,不论反对还是支持,通过什么论证你观点很重要。可惜,事情发酵后,从深层次地看我认为比较遗憾,留下评论的内容中理性批判比较差。”张能立分析。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莫要为事件贴标签

在媒体眼中,张能立的事件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成为整个教师群体的事件,特别是张能立对媒体表示,他的行为就是要去掉教师身上的光环,让学生对于现有的科学成果也要敢于质疑,显然这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不符。

在中国古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也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在《吕氏春秋·尊师》中有一句话:“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在这样体系中成长的一代代教师与学生,他们对于张能立的行为也难以接受。

对于传统的思维,张能立却认为:“社会改变,价值观也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将来会有更多问题。所以我要改变这种‘专制’思维。”

对此,湖北大学副教授、教育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徐碧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社会是多元化,造就了老师的观点也产生多元化,只要不太出格都是被允许的。尤其是不涉及意识形态的,没必要贴标签。”

“麻省理工学院老师用自身做教具,传输知识,无可厚非。国内地老师趴在地上的行为也无所谓过激与否。从方法上讲,只要是有益于教育的都可以进行。”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唐松林也认为应该更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我们不要给教师的行为贴标签。首先,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而且,行为本身带来什么,其目的更重要。”

“其实,教学行为不要看得很神圣,它就像生活一样。在生活中能发生,教学也能发生。原来教师像神人,但是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他也可以做普通人做的事情。”唐松林表示。

创新就要大浪淘沙

印度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地球上的星星》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叫伊桑的九岁男孩被家人和社会摒弃,在寄宿学校遇到了美术代课老师尼库巴。尼库巴发现了伊桑的与众不同,他利用各种方法帮助伊桑,包括用皮肤感知、跳舞、玩智力玩具等,最终“激活”了小伊桑的绘画天赋,打开了他几近自闭的心。

“一位美术老师,通过唱歌、跳舞,将孩子体内身体能量调动起来,提高教学有效性,从而改变了一个孩子,这就是教育的创新。”唐松林认为,“张能立的行为虽然看起来与其专业

性关联不大,但是他通过肢体语言挑战权威,这也是创新。我认为其行为在建立普通的师生关系方面是有作用的。”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创新被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教育依然停留在人云亦云、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记的阶段,那么创新二字则无从谈起。“张能立的行为虽然并非毫无问题,但是他的行为对于推动教育创新起到一定作用。就像互联网时代一些小微企业,虽然大浪淘沙后不会剩下什么,但是其存在过还是会整个互联网行业起到推动作用。”徐碧波说。

洛阳旅游商品展:秀文化 拼实用

“洛艺不绝”“洛恋丝绸”“上善洛水”“布一样的洛阳”,在2015年洛阳师范学院大学生作品展上展出的商品名都有一个“洛”字。

此次作品展,该校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围绕“洛阳本土文化”,在平面设计、建筑设计、新媒体设计三个方向设计出一系列让游客装得下、带得走的“旅游商品”,用洛阳文化包装产品,探索打造走向全国的洛阳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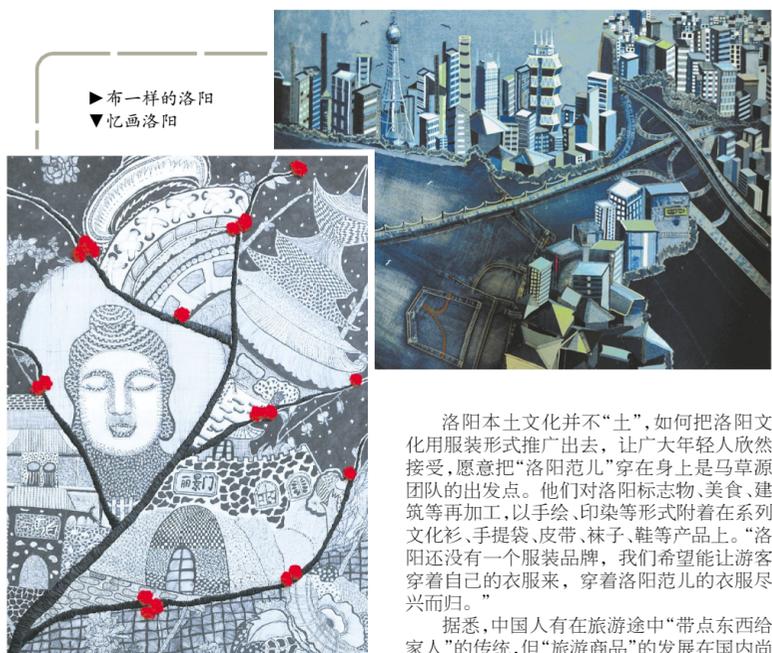
日前,由中原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洛阳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承办的“洛阳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师生作品暨旅游商品设计展”开幕了,600多件旅游商品创意十足。

在作品展上,大家变化花样“秀”洛阳,全手工刺绣的武则天诏书版产品说明书、用喜糖粘贴组合的巨大古代新朝官帽、回收牛仔布拼接的洛阳壁画挂画,让人忍不住想将这些富有创意又具实用性的旅游商品带回家。

“将‘上官婉儿’作为品牌名称,是把洛阳历史名人通过全新方式推广的一次尝试。”洛阳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李云博带领学生以富有洛阳浓厚历史文化人文的“上官婉儿”为产品切入点,做出一套企业类型的整体包装,包括花茶、手提袋、包装盒等,不仅产品说明书由学生亲手创意加工,绣成了一张武则天时代的圣旨式样,品牌形象上官婉儿也由学生创意裁剪而成。

经过实地考察,“洛卡咖啡”团队发现洛阳本地有十几家咖啡店,却没有彰显洛阳特色的咖啡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洛阳文化包装咖啡的艺术形式,让在洛阳的游客感受到西式咖啡也能飘出“洛阳味儿”。

“唐朝时洛阳大街小巷都是风筝,如今这类工艺品很多都失传了,现在大家提起风筝,耳熟能详的是天津的杨柳青,洛阳风筝却很多人遗忘了。”秉承在新时代传承与推广洛



阳本土工艺品的理念,“洛艺不绝”团队原汁原味手工制作了一系列微缩版洛阳特色的手工刺绣、剪纸、木雕等产品。“我们将风筝等大型工艺品雕刻成5厘米大小的微缩版,让他们不再只有观赏价值,更能成为被游客揣在兜里带走的旅游商品。”

(史俊庭 王子姣 李佩君)

西洋镜

英国彩票基金助力遗产保护

近期,英国彩票基金将投入98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对九个遗产保护项目的支持,目的是对英国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进行保护。

在这笔资金中,将会有1210万英镑被用来资助卓瑞尔河岸天文台,以帮助其建立一座新的展览馆。该天文台拥有历史悠久的洛弗尔望远镜,也是当今世界现存唯一一座能够展现射电天文学整个发展历程的遗址。物理学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布萊恩·考克斯将此天文台称为“英国自然科学与工程的杰出标志”。他本人也正是因为少年时代曾在这里参观过,才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相信这个新项目将会鼓舞更多的年轻人继续坚持英国在科学与工程上的优秀传统。”考克斯说道。

位于伦敦的科学博物馆也将接受800万英镑的资助来翻新其医学展厅。翻新项目预计在2019年完成,届时该展厅将可以展示反映500

年来人类医学与健康发展的3000件重要藏品。此外,作为世界上最早全部使用机械装置的工厂,一家位于英国中部城市德比的丝绸织造厂也将会得到930万英镑的修复资金。

除了以上几个项目外,这笔资金还会用于支持新建铁路博物馆,恢复林肯大教堂的原貌等计划,同时还会支持开展一个名为“保留我们的声音”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将濒危鸟类的鸣叫声、人们即将消失的口音以及其他重要的录音进行数字化保存。

“我很激动,这九个遗产保护项目能从9800万元的资金中获益。”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约翰·惠廷德说,“这些资助不仅对局部地区和整个英国遗产保护起到重要作用,也能以文化的力量鼓舞几代年轻人对英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进行更多了解。”

纽约世贸中心观景台向公众开放

5月29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观景台正式向公众开放。在正式开放前一周,该观景台举行了媒体预览活动,邀请了媒体记者和其他嘉宾到观景台参观。

这个360度的全景观景台位于世贸中心一号楼的第100、101和102层,其中主要观景区域在第100层,第101层设置有咖啡厅和餐厅。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远眺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和布鲁克林大桥等众多纽约城市地标,还能够在游览过程中了解这座大楼的历史和建楼故事。

世贸中心一号楼坐落于“9·11”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楼旧址。为了汲取“9·11”事件的教训,新建的大楼设计有全新的安全通道。2005年6月,经过修订的世贸中心一号楼设计图公布,到2014年11月,即世贸双子塔在“9·11”恐怖袭击中被摧毁13年后,新建成的世贸中心一号楼正式重新开放。

对于此次观景台的开放,纽约市长白思豪说:“我们回归了,100%回归了。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它真正说明了,我们已经彻底转危为安了,那些试图袭击我们的尝试,再次失败了。”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的视野可以达到80公里以外。”负责运营观景台的传奇公司主席

和首席执行官大卫·查柯特介绍说,“凭借壮阔的全景、创新式的互动展品和世界级的餐厅,该观景台将会给游客带来一个绝无仅有的体验纽约的机会。那是很多人都认为再也无法看到的景色,而此次观景台的开放则再次证明了纽约人的恢复能力。”

该观景台对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其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将会对应不同票价,“9·11”事件的受害者及营救人员可以免费参观。观景台全年开放,夏季将会开放到午夜,在非夏季时段的感恩节、圣诞节等假期期间也会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栏目主持:艾林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编者按:5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并在校内外引发热烈反响。活动倡议者、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特撰写文章介绍该活动的始末及国内外的图书漂流活动。

“图书漂流”的源起

“图书漂流”活动(原文是“BookCrossing”,简称BC,BCing或者BXing),是指将一本书放在一个公共场所,任由他人取阅,阅后将书再度留在公共场所,依旧供人取阅。这样,一本书就可以在读者中“漂流”起来。“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非常美好,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图书馆。有人说“图书漂流”活动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但实际上真正的发源地和令其风靡世界的,还是在英国。据悉,“图书漂流”活动真正开始于2001年3月,由一位名叫霍恩恩克的先生发明,不久后的4月17日,他专门为此建立了一个网站(www.bookcrossing.com),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有近200万的注册会员,有多达1000万的注册漂流图书。只要懂电脑,热爱图书,就可以注册加入“图书漂流”活动,这些人被称为“BookCrosser”——图书漂流人。

成为“图书漂流人”的步骤很简单。如果想取阅图书,那么,到任何一个“图书漂流”地带,直接把书拿走即可。如果想捐赠一本书,那么,有两种方式:第一,到“图书漂流”活动的网站上去注册,在网上下载一个“图书漂流”编码和标签,贴在自己的书上,然后把书放置在公共场所即可;第二,可以到一个“图书漂流”地带,拿到带有编码的标签贴在书上,然后将书放到指定场所供人取阅即可。这里的编码和标签,主要可以供捐赠人查询图书的行踪,比如现在在哪里,何人在阅读等。

2004年,《简明牛津词典》收录了BookCrossing一词,该词从此进入英语世界。后来,几乎所有的英文大词典都收录了该词。

也是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世界上都会召开一次“图书漂流”年度大会,这些年分别在美国、英国、新西兰、荷兰、爱尔兰等召开过。2007年,新加坡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的“图书漂流”国家,除了建立官方的“图书漂流”活动地带之外,在国内还设立了2000多个图书漂流置放点。

据报道,现在排行前十位的“图书漂流”国家如下:美国(29%)、德国(16%)、英国(13%)、荷兰(11%)、芬兰(10%)、加拿大(8%)、澳大利亚(5%)、法国(4%)、葡萄牙(3%)、西班牙(1%)。

自2014年始,4月21日正式成为了“世界图书漂流日”。

中国的“图书漂流”

中国的“图书漂流”活动始于2004年,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湖南、山东等地,都有图书漂流活动组织成立。

据报载,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把三本畅销书——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洪峰的《革命,革命了》和阎连科的《受活》进行了“图书漂流”。这算得上是中国较早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的一次尝试。

那时,在上海,包括普陀区图书馆在内的一些机构,在一些街道(镇)的图书馆和社区爱心超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图书漂流书架,随后还利用部分大型超市的人气,进行自然漂流。

2005年7月28日至8月8日,在大连星海

让图书「漂流」起来

郭英剑

广场举办的中国国际啤酒节期间,举办了“悦读·大连”大型书展暨“图书漂流”活动20个图书漂流台,读者签字后可以免费取阅,在阅读后自愿归还。

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漂流”,在2011年7月1日。当时,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女孩时代》,开始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图书漂流”活动。此次活动地域涵盖了34个省会、直辖市和各地历史与文化名城,以及港、澳、台地区。漂流地点包括各省市知名报社、电视台、妇联、计生委和图书馆等单位。活动持续了6个月,影响很大。

自2014年以来,更多地区的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等,都在开展这样的“图书漂流”活动。图书漂流的宗旨是分享、信任和传播,这一阅读观念和行为,正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推广。

与众不同的“图书漂流”

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图书漂流”活动与中外各地的“图书漂流”活动有诸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捐赠图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然,要求很宽松,图书既可以是国内正规、合法的出版物,也可以是国外出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出版物;书刊种类不限;书刊语言,中英文皆可;图书新旧不论,以可持续流通阅读为主。

其次,提倡盖上私人印章或者有私人签名,再加盖“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漂流活动”印章。既希望捐赠者捐赠图书有荣誉感,也希望阅读者至少可以知道捐赠者“姓甚名谁”。

再次,此类活动一般都要收回漂流的图书,而我们的规则很简单,12个字:欢迎取阅、可以带走、读后归还。我们提倡大家阅后尽快归还,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图书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不被使用。但我们并不设立监督机制。

最后,不少“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明确表述为“要通过图书漂流事件,看图书是否能够回流到原地,从而来了解不同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而我们则提出,活动不设图书漂流编码,不追踪图书的行踪,也不以考验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为目的。换句话说,捐赠图书供所有人阅读乃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为此,我们提出:如果真的忘记归还了,那么,请您在任何能够想起的时候,把书交给需要阅读的人,或者加入中国或者国外任何一次“图书漂流”活动,捐赠一本书,即视为已经归还。

本次活动得到了学院教师的热烈反响,当我们在微信上发布此消息后,一些出版社、外校教师也都提出要我们的活动捐赠图书。

真诚希望“图书漂流”活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